

學校門外有一個賣炸串的攤檔，那是每個小朋友都喜歡的地方，但家長們卻希望它會「消失」。保安三天兩頭就會收到來自家長的投訴，校門又會上演保安趕走賣貨攤的戲碼。而賣炸串的老奶奶卻一直陪着笑，嘴裡不停念叨着：「這就走，真不好意思。」可不過三日，老奶奶的炸串攤又會出現在同一個位置，小朋友們又能買到心心念念的美食。

然而我不能為人所知的是，這個賣炸串的老婆婆，是我的奶奶。

每一個小朋友都有虛榮心，喜歡和同學談論着今天穿着的新鞋，自己長輩的工作。我也不例外，也想有自己的驕傲，不想被其他小朋友比下去。我不敢想像當其他人知道我的奶奶就是校外賣炸串的老婆婆時，他們會怎樣評頭品足，嘲笑我。因此，我一直將這個秘密保守心間，也從不光顧那個炸串檔。

漸漸地，奶奶的炸串店愈來愈受歡迎，同學們常常商量着放學後一起去小攤吃東西。

「你知道校門口的那家炸串店嗎？可好吃了，放學我們一起去啊？」

我剛想回絕同學的時候另外一個同學搶答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嗎？就在午飯前後，保安又去把小攤趕走了，老婆婆走得急，東西都散了一地，狼狽極了，也不知道今後會不會再來學校門口賣炸串。」

聽到這，我的心先是一沉：奶奶她這麼大年紀了，腰向來不好，也不知道也有沒有好心人幫她撿一撿散落一地的食材。不然的話，再傷到腰可怎麼辦？轉念一想，我竟還有些慶幸奶奶被趕走，心想：離開得如此不堪，想必會放棄擺攤賣炸串了吧！

回到家，不出所料，奶奶的食材全都在地上，家裡甚至沒有個落腳的地方。奶奶正躺在床上休息，面露痛苦卻又忍讓的神色。

我光着腳跑過去：「奶奶你怎麼樣？是不是又腰疼了？要去醫院嗎？」

奶奶拍了拍我的頭：「奶奶沒事，你怎麼又不穿鞋？可惜的是明天不能再去賣炸串了。不過我的孫女，你怎麼從不去奶奶的小攤吃東西呢？奶奶記得你小時候最喜歡帶同學去奶奶的店裡『請客』，怎麼現在反而不來了呢……」

其實，在我未出生前，奶奶就一直經營炸串攤。奶奶靠着賣炸串，湊夠每年給我大紅包。在我未經世事之時，奶奶的炸串攤曾經是我最大的驕傲。我的小伙伴們把我視為「孩子王」，只因我常帶他們去吃「霸王餐」。

可不知什麼時候，他們不願意和我一起玩了，我問起原因，他們卻給了我刺入心臟的一劍：「我媽媽說了，你奶奶的攤位不乾淨，賣的是垃圾食物，你是吃垃圾長大的，我才不是。」

我氣沖沖地向他們吼道：「我不允許你們這麼說我奶奶！」我無法忍受他們將我的驕傲貶得一文不值，也不知當時為奶奶辯護的勇氣去了哪裡，如今竟連向同學坦白事實的那一絲也消失不見了。

奶奶抬頭望着我：「是不是孫女長大了，嫌棄奶奶了呀？奶奶沒什麼文化，倒是給你丟臉了。」

老人眼裡生了一層霧，混濁的眼淚卻始終不肯落下，臉上的皺紋無一不在傾瀉着她的委屈與失落。

我不忍心看到奶奶失落的神情，炸串店是她一輩子賴以生存的生意，怎麼不算她的驕傲呢？那我和那些貶低她的人，有什麼分別？奶奶堅持擺攤，也有部分原因在於我年少時曾如此以奶奶的炸串店驕傲。我的內心掙扎着，一半是不願讓奶奶失望，那就要坦白事實，出面維護我的奶奶；一半是坦白事實後，就要接受他人可能對我嘲笑。我糾結着，心裡似有千軍萬馬踏過，似巨風掀起波濤洶湧。就算被嘲笑又怎樣？奶奶都這樣被人欺負，我怎可一言不發？

我回答道：「當然不會，我只是沒有時間去而已。等你傷好了，再去擺攤，好嗎？」

奶奶聽到這話，眼裡露出光亮，像嬰兒第一次嚐到糖的甜滋滋的味道一樣，眼中泛出星星般的閃爍。

果然沒過幾天，校門口又變得熱鬧起來，不用看就知道是奶奶又來擺攤了。不過這一次，是由我帶着朋友們來到攤位前，自信地說：「看到了嗎？這是我奶奶。」

同學們一臉驚訝地看着我：「你居然藏得那麼深。」

「喂，還是不是朋友了，近水樓台先得月，你怎麼不張羅着請客呢？」

「早說啊！下次保安再來趕人，我們一起來幫奶奶啊！」

出乎意料地，那些嘲笑的言語並沒有像想像中那麼向我襲來。我想，可能是非對錯，人心各有數吧！

過了一年多，奶奶身體不適，沒能再去擺攤。當我將消息帶來後，朋友們接二連三抱怨：「啊？那豈不是再也吃不到那麼美味的炸串了，這將是我青春中最懷念的味道。」

奶奶的工作，雖然卑微，卻給我幸福的生活。我從不後悔，無論是年少時，還是在學校，戳穿「奶奶開炸串店」的秘密。